

悼念我国物理学界前辈谢玉铭教授

钱 临 照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1982年中国物理学会成立五十周年之际,《物理》杂志1982年第8期和第11期登载了一批纪念我国物理学界前辈的文章。《燕京大学物理系的变迁》一文第11期中,提及谢玉铭先生在抗日战争前在燕京大学担任物理系主任培育青年的事迹。1982年谢先生还健在台湾。不意不久前从海峡对岸传来噩耗,谢先生于1986年3月20日辞世。感伤之余,不禁回忆起我和谢先生昔年的交往陈迹,以及三十年代北京(当时称北平)物理学界的一些情况。

1931年,我初到北平,在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当时北平远离政治中心的南京,地处宁静,不少大学和研究所都设在这里,它是学术界人士汇聚之地,学术气氛浓厚。中国物理学会即于1932年成立于北平。北平城内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中法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平研究院等。在西效则有燕京大学(校址即今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我当时接触较多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研究院是国立的,燕京大学是美国教会出资办学的;然而当时学术交流、友好往来,大家却很融洽。

我大学毕业不久,我们研究所的所长严济慈先生要我筹建一个为实验室服务的金工兼木工车间。我们聘用了金工、木工师傅各一位,置备了车床、钻床及一些小工具,尚缺一架好的铣床,听说燕京大学物理系购置了一架万能铣床。在1932年初,严先生和我驱车西郊燕京大学会见物理系主任谢玉铭先生。这次觐面相见,有亲切感受。那时谢先生年三十五、六,中等身材,微带福建口音,精神饱满,谈吐意气风发,然彬彬有礼,谦逊有加。谢先生引导我们参观他的物理实验室和附属金工车间,详细介绍了

那架铣床的性能。燕京大学物理系不仅当时招收研究生,谢先生对大学物理教学,特别是实验课也非常重视。有些实验并不依赖当时流行的教本,而是他和教师们别出心裁创造出来的。参观完毕,谢先生邀我到 he 家里(记得在燕东园)吃饭。餐间,大家议论开了,记得谢先生有句精辟的话:物理实验室而无一个为它务服的好的机械车间,不能称之为完善的实验室。仔细想来在那时代说这句话是非常有见地的。现在我国大学物理系已充分认识到这一点,都不仅有一个附属机械车间,还有修理电子器件的车间,玻璃冷加工、热加工车间等。

二十年代谢玉铭先生在美国求学,他的导师是著名的物理学家迈克耳孙,三十年代谢先生应聘去美国和W. V. Houston协作研究氢原子光谱中 H_{α} 的精细结构。前后两次在美国受到名师益友的训练和熏陶,所以他能体会高精度实验在物理学上的重要性。大凡在那早年时代,我国在国外受过物理学严格训练的学者,回国之后都能身体力行,教导下一代人,谢玉铭先生是其中之一。我国今日物理学得到很大发展不能不怀念这些先辈开辟草莱的功绩。

科学协作之风在三十年代初年,先辈们亦有稍稍提倡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之间的教师互相兼课,谢先生派他的学生陈尚义到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做光谱工作,此类事虽不甚多,但风气已开,今日想来,也是可贵。

谢玉铭先生为人正直不阿,科研学风严谨,律己严而宽于人,勤勤恳恳为科学事业工作不懈。哲嗣谢希德教授今日长复旦大学,卓有政绩,治理学校,教学科研有文风。遗憾的是父女分处海峡两岸,隔海遥望而终不得一面。他日全国统一实现,当赋魂兮归来。